

母校的今昔

陈祖瑞

母校——高州市大井中学已穿越八十个春秋,去年本人有幸受母校的邀请,作为校友代表参加八十周年校庆活动。在活动期间,偶然听到个别校友对母校原名称的来由的闲谈,这引起我对母校的一些回忆。大井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导正”中学,也曾改名为“文健”中学,茂名县第八中学。母校就像一个温暖的摇篮,哺育我们成长,带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她曾几次搬迁,几经沧桑,但我们对她始终都有着很大的眷恋。

记忆中的母校旧貌

导正中学前身源于香港,创办人是黄冠章,由于日本入侵,香港沦陷,导正中学停办。1941年春,在其挚友江茂森的引荐下,到江先生的家乡,茂名县青井(大井)乡斗塘咀岭劈山建校,沿用香港办学时的名称——导正中学。校园为一所坐北向南的四合院,头座四个课室,两端及课室之间有教师宿舍或级室,校园东西两侧廊屋,是师、生宿舍及功能室,南端也有教室;头座低3米为一个可容纳约400多人的广场,平时学校集会或体操都在那里进行。广场西侧中央坐西向东是一座红墙黄瓦的黄冠章校长纪念亭。学校设初、高中共九个班,生源来自茂名县的西北部,信宜县的西南部,化州县的东北部及广西北流、陆川、容县的南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由茂名县人民政府接收为公办中学,并从地处偏僻处迁往大井圩边陈、容两祠为校舍(原校舍改为公办导正完全小学),更名为茂名县第八中学。

1958年,拆除两祠堂搬迁到大井旧圩山(后改名文化山)新建校舍,更名为高州大井中学(因原茂名县改称高州县)。学校依山傍水,坐北向南,背倚文化山,校门横向东方,面临广海公路(旧207国道)、鉴江河畔。校园占地面积达45亩,井然有序五排校舍,分东、西、中三条纵向往校道。校道与校道之间分别按两个课室并夹有三间教师宿舍(或级室)的设计建造,每排三幢均为砖、瓦木结构。整个校园动静分明,学习区、生活区设计合理。校舍西边为运动场,运动场南端是可容纳400多人的会堂,会堂旁边是师生饭堂。一进入校门便是一个10多亩的学校小农场,学校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半小时的课外活动,其中各班有一个10人组成的青菜小组,他们在课外活动中是专职管理本班农场中的蔬菜,那时全校师生的蔬菜是自给自足

的。当时大井中学还是初级中学,共八个班,生源来自潭头、大井、大潮、东岸、曹江、南塘(部分)等地,1966年前招生凭志愿,由县统一考试后录取,新生名单面向全县张榜公布,人数按当年毕业班数而定。1968年秋后开办高中,1978年秋季恢复招收初中,从此成为一所完全中学。

随着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原导正中学(后为导正小学,后再更名青山小学)也好,现大井中学也罢,经过改危、普九及教育创强,原来建筑物再找不到痕迹。不过现青山小学校门前植于1943年的三棵台湾相思树,依然枝繁叶茂,树影婆娑,像向我们诉说着大井中学的前身——导正中学的历史。那广场与前座教室之间的花岗岩石块砌成的挡土墙依然挺直,仿佛在告诫同学,“人要正直,要担当作为”;还有现大井中学中间校道由省水利部门设立于1952年的珠江水准点,虽然校道几经升级改造,但是它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莘莘学子,勉励他们学习上要励志、笃学,做人做事要有准则——崇德、善行,积极向上、报效祖国!

校名的由来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导正中学校长黄冠章在校去世,其妻江瑞云(时任教导主任)带家眷回香港接收财产,导正中学由江茂森、江兰舫、江荫棠等人合办,并从其先祖燕尝中划出部分补充办学经费,更名为文健中学。至于导正中学是否是为纪念黄冠章先父而取校名,文健中学是不是江氏一位祖先的名字,一直都有人猜疑。更有甚者,在1965年3月,当我在导正小学读六年级时的一天中午,同学们正在学生宿舍午睡,忽然一名同学大声说,导正是黄冠章父亲的名字,属封资修啥啥。其他同学听后也加入议论起来,讨论越来越激烈,惊动了校长、教导主任及班主任。他们三人同时进入宿舍问及了解议论的内容后,提醒同学注意休息,上好下午的课。事至5月的一天上午,学校正门的“学习园地”上贴了一张盖有大井人民公社公章的公告,内容是经上级批准,导正大队更名为“青山大队”,导正小学更名为“青山小学”,从此,以“导正”命名的单位更名迭代,连“导正”二字也消减淡化。

1995年,我在大井镇政府工作时,到青山管理区下降村拜访了江可伯先生的同宗、同村、同学以及江茂森文化中心负责人江传贤老

师,并到茂名市专访了1943年就读“导正”“文健”中学至初、高中毕业的陈祖彬(国家曾派任香港盐业银行经理,后任茂名外管局长)老校友,以及离休后在市区居住的刘汉柱老师(曾任导正、文健、大井中学语文老师)。他们证实的母校名称的由来与江传贤老师阐述的完全一致。

导正中学不是以黄冠章之父取名,而是以《论语》为政篇“道(导)之以政(正)”之意,同时学校把“培养教导学生成为有文化知识、品行端正的人”作为办学宗旨。因而取校名“导正中学”。后改“文健中学”,一是由江氏十世祖济川、字“文舟”,十一世祖汝健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成,二是寓意和办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有文化知识,使之健康成长,取名“文健中学”。2011年,大井中学建校70周年的前夕,经叙述、核对后写进了校史,从此“导正中学”“文健中学”正本清源。

今日之母校

“喜育英贤合力名扬岭表嘉声远,秉持德智兼优胸蕴神州志向高”!这是高州市原市委书记邹继



20世纪40年代,高州市大井中学曾更名为“文健中学”。

乱世悲歌(下)

——一个九旬老人对日寇侵华的亲历回忆

林发海 撰述 刘经国 整理

遭难

在陈家避难三年之后,父亲联系上原来帮工的店主李祥兴。李家有四家佃户,其中有吴氏三兄弟、老大吴邦家、老二吴邦本、老三吴邦道,还有一户姓姜的。1942年春季,父母带着我们转逃到吴家湾,借住吴邦本家,准备靠李祥兴佃户的粗粮为生。不想当地连续三年大旱,李祥兴佃户自身难保。当地农民靠吃野荸荠、野菜、树皮为生,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只得以黄岭木花、山荆条叶,甚至观音土为生,经常饿得昏昏沉沉,浑身乏力。

1942年春末,为了维持生活,母亲把穿烂的裤腿做成布袋,父亲和哥哥拿着布袋和赊来的竹篮,从当阳有溪河贩运李子到周集卖。哥哥背着布袋,父亲扛着篮子。途经一片松林,突然窜出一名国民党散兵,端着枪拦路搜身。可怜父亲微薄本钱刚刚进货,还没来得及回本,哪里还有余钱?匪兵见一无所获,气得

飞踹一脚,还恶狠狠地骂道:“穷鬼,滚!”不料,这一脚踹进父亲的破衣洞,匪兵被意外绊倒。这家伙恼羞成怒,起身抡起枪托,朝父亲一顿乱砸。父亲当即晕死过去,等到苏醒后,踉踉跄跄拖到家,随即瘫倒在地。接着几天,父亲大口吐血,病情日重,卧床不起。

父亲病重之时,家里更加困难。4岁的小妹只能吃到树叶、野菜稀汤,天天喊肚子饿,要东寻西觅。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经常拉稀,造成长期脱肛。那天晚上半夜,小妹持续不断地哭泣,边哭边喊:“妈妈明天去周集啊……买果子(即油条)回来啊……要买一盒(12根)啊……我要吃啊……”她不停地嚎叫。当时自己不太懂事,暗嫌妹妹吵得睡不着觉。渐渐地,妹妹力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小,我也慢慢睡着了。天没亮,父母的哭声和房东的叹息声惊醒了,我,原来小妹已经断气。父亲正病卧在床,母亲饿得体力不支,加上过度悲伤,已经动弹不得。房

东吴家兄弟见状,赶忙找来衣物,包裹好妹妹,夹在腋下,送到屋后山林,挖个小坑埋葬。

1942年底,父亲终于支撑不住。有一天,天没亮,我又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原来父亲已经在后半夜含恨而去。幸亏吴家老大吴邦家牵头,李祥兴的其他3家佃户一起帮忙,从山上砍下一棵古松树,锯成五节做成棺材。父亲在停放4至5天后,被安葬在妹妹旁边的山头上。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母亲不得不于1943年初,将我和哥哥先后送给吴邦道,却正兴、袁某某等当放牛娃,为的是混口饭吃,不至于饿死。

回家

1945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吴家湾后山上,正骑在牛背上放牛。远见一大队鬼子兵,我连忙将牛赶入附近的黑松林躲藏。见鬼子兵没有散团入村扫荡,只有收尾的两个进村,很快又归队。一会儿,附近传来高声

欢呼:“日本鬼子投降啦!日本鬼子投降啦!”顿时,全村老少蜂拥而出,有的高声宣读日本投降书,有的猛敲锅碗瓢盆,有的击打犁耳贯(音)头(铁制耕田农具),有的鸣放土枪(鸟銃),热烈欢庆胜利。这是村上从未见过的狂欢,有人点燃稻草,竟然烧毁了村里好几垛柴草。

海赠给大井中学综合大楼大堂的一副对联,也是大井中学的如实写照。今日的母校在历届校长、班子的运筹帷幄和上级的领导下,校园面积达235亩,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碧草如茵,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宜人(绿化率超过56.2%)。发展成为可容纳80个教学班,师生员工达6000多人的一所完全中学,也是茂名地区农村中学中“校园环境一流、教学设备一流,师资配备一流,校风、学风一流,教学质量一流”的学校。大井中学相继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书香校园”。大井中学曾被中央领导同志称赞是“农村中学的一面旗帜”。

“文化山青梓楠绿,鉴江水碧桃李红”,大井中学以治学严谨,育人有力,质量上乘而享有盛誉,近年来,又先后被评为“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学校”、“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大井中学赢得社会和广大学生家长的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

啊!母校——大井中学,我一直以您为荣!

难忘曲折的入党经历

杨振文

我是在部队服役时加入党组织的,屈指数来,已有44年党龄了。我当初入党十分不易,与其他战友入党相比较,难度要大,曲折更多,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74年冬季,我走进军营。当时我国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没有大学生报名参军,战士最高学历为高中,初中或小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参军服役的也有。我高中毕业入伍,成为我部唯一高中生学历战士。

参军入伍之后,我把军营当家园,视首长为父母,视战友为兄弟,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积极主动地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保留着当兵之前爱好“爬格子”的习惯,发挥自己文字方面的特长,白天小笔记本不离身,记录下官兵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晚上挑灯夜战,写成文章,或消息或故事,向报社投稿。一篇篇鲜活的反映部队官兵生活报道见诸于驻地《韶关日报》和广州军区主办的《战士报》。除此之外,我还包揽下了我们部队机关和连队的两个宣传专栏和一个新闻橱窗的刊出工作任务,部队这3块宣传文化阵地,由我1人经营着,从写稿、组稿到编辑,全是我一人干。同时,我还承担着部队大量的政治学习教育活动辅助材料编写,以及学习讨论活动的记录、整理、汇报等工作任务,我乐此不疲,从没半句怨言。

久而久之,我被部队官兵叫做为“文化兵”,军营“小秀才”。然而想不到,因为官兵叫我这样的称呼,使我的入党时间比同一批入伍战友的入党时间推迟了整整2年多。

1976年初春,已在部队服役1年多,自认为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可是,逃出入党申请书不久的一天晚上,负责培养介绍我入党干事黄达郡和会计陈德2人找我谈心,并告知党支部曾讨论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总的对我的工作表现蛮好,只是“知识分子的味道浓了点,有点书生气,摆小架子”,因而组织考虑对我世界观的改造要刻苦一些,考验的时间要长一些,入党问题暂缓一缓,叮嘱我要想得通,要正确理解 and 对待。

听完介绍我入党2位党员的这一番话,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一回到宿舍,一时间眼睛的泪水哗啦啦地掉了下来,觉得挺委屈的。我想,凭心而论,入伍以来,自己无论是学习工作或训练,样样不比别的战友差,而别的战友可以入党,我为啥就不能?还要考验到何时?不过,我很快就镇静想通了,组织上要暂缓我入党,看似不是好事,但未必是坏事;入党的快慢,不等于进步的快慢,人家先入了党,不等于人家什么都好,自己没有入党,也不等于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差。

想通了,打那以后,我注意克服改掉学生腔,去掉书生气,平时多与官兵们接触打成一片,生活上朴素一些,工作上扎实一些,更积极更主动一些。由于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不闹思想情绪,不肯思想包袱,轻松上阵,比过去煥发出了更大的工作热忱,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训练和工作中去,做出比较优异的成绩,以至于连年获得部队嘉奖或被树为标兵,得到了党组织和领导以及同志们的肯定。之后,我的入党问题水到渠成,2年后的1978年4月,在我当兵4年多之后,党组织终于批准了我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成了在新一批入伍的战友当中,是最后一个人党的;不过后来我也成了同一批入伍的战友当中唯一的一个提拔为军官留在部队工作的。入党梦圆,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于溢表。

时间一晃就是40多年,当年介绍我入党的会计陈德转业进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干事黄达郡转业至广西区委组织部任职,遗憾的是我政治生命中的这2位贵人,均已先后作古去了天国。如今我也算是一位老党员了,也曾先后担任过党小组长、支部委员、支部书记、部队团级单位的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等党内职务,无论是在部队服役,还是在地方工作,也曾先后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一直以来,我也做着培养新党员的工作,也作过无数次战友或同事们入党介绍人,每次我也像过去老党员要求我那样,严格地要求着我培养的新对象,期望他们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他们在思想上能够做到真正入党。如今,我对当年组织推迟我入党的那段经历,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无限感激,令我受益匪浅和终身难忘。

一段青葱故事

影月疏梅

临近毕业季,我的一些学生面对升学,在选择人生走向时,表现得很是彷徨。看着他们,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青葱岁月。

那年中考报志愿,父亲心仪的是中师——两年的中专学习,出来便妥妥的上班领国家工资。他要我报考中师,不许报普高,说如果考不上中师便回家跟随哥哥上深圳打工。我爱读书,一心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可我也知道我考不上中师。心里苦闷至极的我一气报了个很一般的学校。

九月新生开学,许多中考成绩不如我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到城区高中就读了我拿着我那羞于见人的录取通知书,心里甚是彷徨,好的学校没得读,而这学校别说父亲不同意,就我自己都甚是瞧不起的。可是我实在不想加入打工大潮,我不想像村里的姐妹们一样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混个三五年便回乡结婚,嫁作乡人妇。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兄长的支持下,我竟然走进了这个“无心插柳”的高中。可是,初到新学校,我既无心理学知识,更无学校技能,我的理想是上城里的普高,我的心是灰暗的!况且学校实在不讨喜,它建在镇街外的红土坡上,是一所新学校,只修建有一半的围墙,围墙外是农田,农田过去是一片又一片的坟山。

我们入学那天,宿舍楼刚刚峻工,楼前堆满了还没来得及清走的红泥,红泥混和了水,紧紧的粘在人的鞋底上——整个校园都是红红红脚印,连我们的床上都是。

老师的信,像穿透乌云的阳光,投射在我的心里。是啊,我可以做本校中最好的那个学生,那样或者会比那些好学校的学生前途更好呢。我的心活过来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将“本校的第一”稳稳的抓在手中。三年后,在高考的考场上,我依然保持了那个第一——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后来,每每想到那段彷徨迷茫的日子,我总是庆幸,庆幸自己关键时刻得遇良师的指导,庆幸自己战胜了迷茫。

现在,自己成了老师,看着身边一如我当年般迷茫的少年,我想起了自己的那一段青葱故事,真希望他们能安然走过迷茫。